

# 雍正帝密製蛇藥與解毒藥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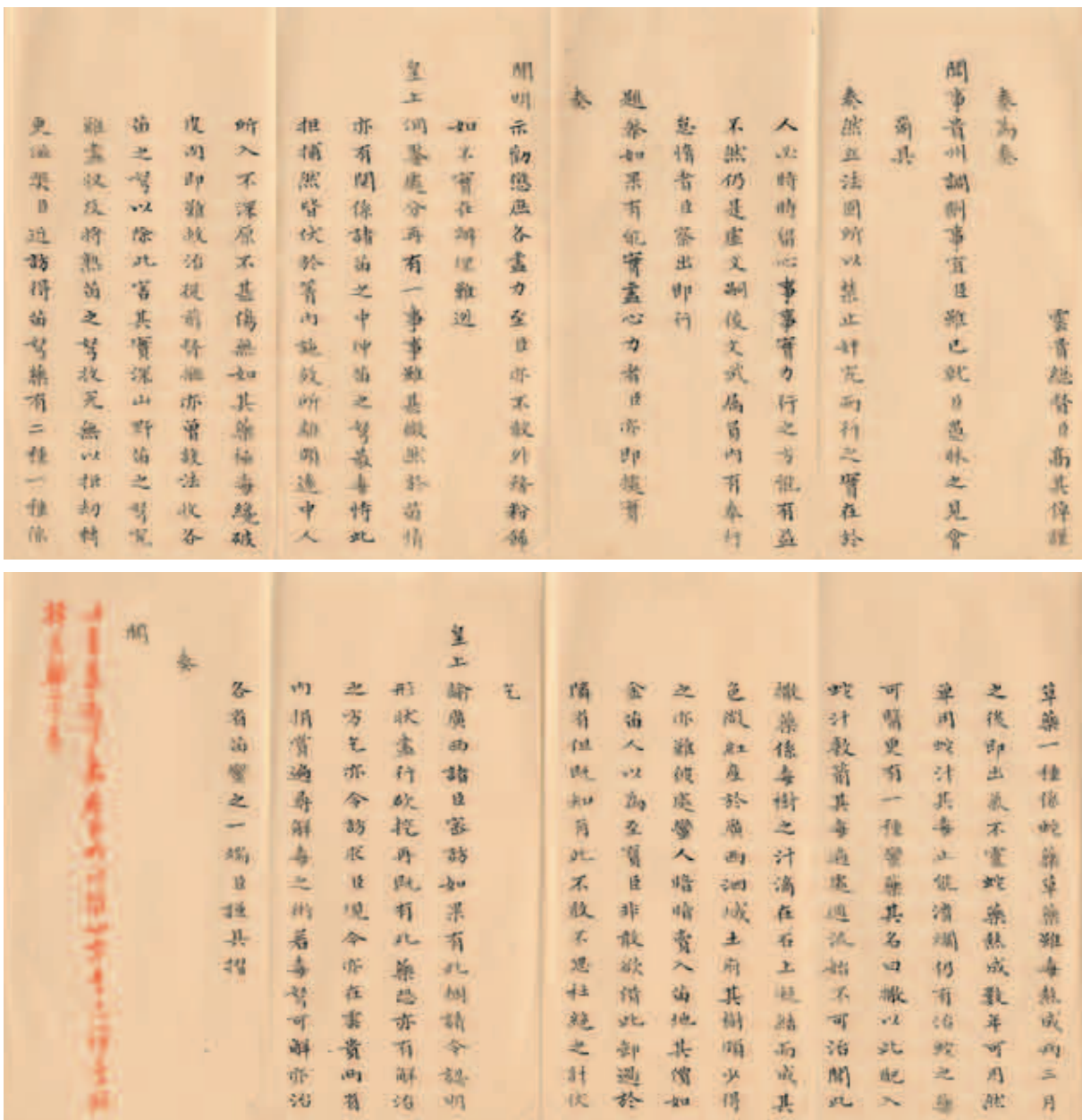
侯皓之

中國蛇類豐富，多數省分都有分佈，先民長期與蛇相處，將牠神化妖化，或做饌食醫藥，成為傳統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雍正朝苗族撒藥蛇毒在雲貴地區令官兵傷亡慘重，雍正帝降諭督撫，尋求毒藥配方和解毒藥方，保護官兵性命，之後在征勦準噶爾戰役中，清軍還計畫將它運用於戰場。

蛇是無足肉食性爬蟲類動物的總稱，蛇字是象形文字，古篆文寫作「它」，表現蛇宛轉屈曲的形體特徵。蛇的外觀體態可怖，雖然無足，卻能疾行遊走，靈活敏捷，盤繞身軀，昂首吐信，顎部可作大角度的開合，能夠吞食比自己龐大的獵物。（圖一）部分蛇類具有毒性，嚙咬生物可致受傷、疼痛乃至死亡。蛇令人望而生畏，毒蛇能致強敵於死，古人畏蛇敬蛇，將牠神化與妖化，蛇是為四靈和十二生肖之一，民間流傳諸多蛇的神話傳說，文學小說中亦多有蛇的身影，著名的《白蛇傳》，家喻戶



圖一 清 門應兆補繪蕭雲從離騷圖 蛇吞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清 雲貴總督高其倬 〈奏請諭示廣西諸臣砍挖撒藥樹並尋求解毒術〉 雍正2年12月22日 11扣 故宮009389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硃批：此奏甚屬可靠，君臣如此推心，方是已論李紱、韓良輔去矣。





圖三 江湖郎中 引自英·托馬斯·阿羅姆，李天綱編著《大清帝國城市印象：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》天津街頭上的江湖郎中，透過耍弄毒蛇招攬生意，是清代城市生活的片影。

這種蛇咬不是致命的。另一些蛇的毒液比這危險得多：即使腳上被咬了一口，毒素馬上冲到腦門同時立刻擴散到所有血管，使人昏厥、謔妄，然後死去。至今未找到治療這



圖二 清 黃連蛇及藥材銅盒、錦狀、錦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
黃連蛇為藥材，見於貴州省方志中，黃褐色乾燥蛇身，由斷面處可見皮骨，整體盤捲成圓環狀，盛裝於銅盒內。

曉，流傳深遠。

蛇在中國可作饌食，藉以食療進補，被認為具有滋陰補陽、清血美膚之效；蛇類全身均有藥用價值，中國人以蛇作藥歷史悠久，明代醫學學家李時珍撰述《本草綱目》，總結前代經驗，記載十七項關於蛇的藥用特性，加上附種及諸蛇，多達廿多種，反映先民長期觀察、研究蛇的整體智慧結晶。（圖二）蛇類雖然令人畏懼，但在中國具有多元形象，說明蛇是傳統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

中國蛇的種類繁多，分佈南北各省，東北地區雖然長時間氣候寒冷，但在黑龍江、吉林、遼寧等省分亦有多種蛇類。西南與南部地區山崇地濕，氣候悶熱，蠻煙瘴雨，極適合蛇類生存繁殖。雲南、廣西、福建、貴州是中國蛇類最多的四省，毒蛇種類甚多，毒性亦強，方志多有記載。蛇毒是毒蛇類重要的自衛武器，它是蛇唾液的變種，分泌於牙後毒囊，藉由蛇牙嚙咬注射或噴濺，用以制服、殺死獵物或分解食物，幫助消化。蛇毒是神經毒素、肌肉毒素和細胞毒素

種蛇咬的任何有效藥物。（利國安神父致德澤亞男爵先生的信，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》第二卷，頁二二）

中國水蛇（*Enhydris chinensis*）毒性輕微，咬到不會致死。蝰蛇（*Viperinae*）是分布於全世界的毒蛇，大多數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，特徵是體粗尾細，頭呈三角形，若不幸遭到蛇吻，全身腫脹並且出血，相當危險。利國安在信中談到另一些中國毒蛇，毒性比蝰蛇猛烈，被咬一口，毒素迅速擴散致死，無藥可救。（圖三）

蛇雖然不會主動攻擊人類，但受到驚嚇或傷害，可能發動攻勢，仍有致命的危機。人類為了避免被蛇咬傷，往往攜帶防蛇物品作為防護。傳教士觀察到中國樵夫、農民因生產需要，不得不深入山林或下田耕作，隨身配戴麝香以避免被蛇咬傷。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》刊載了一七一七年，北京一位不知名的傳教士撰寫的信札，信中談到蛇怕麝香的氣味：

村民們告訴我，這種動物最喜食蛇肉，不管蛇有多大，它都能輕而易舉地將其弄死，因為蛇一接近鷹就

等的混合物，能迅速攻擊生物的神經系統，導致肌肉麻痺，嚴重時可以致死。西南少數民族擅長提取蛇毒，合藥煉成毒汁淬箭，中箭者雖然僅傷皮肉，但毒發迅速，難以救治。雍正年間，清軍鎮壓雲貴地區土著苗人，深受藥弩傷害。為降低官兵損傷，有關督撫提鎮受命訪查毒藥製法和解毒藥方，之後還依方製藥，裝備軍隊用於西北戰爭中。

### 教士記載 中國毒蛇

盛清時期，歐洲飽富學識和具有專業技藝的傳教士來華，傳教之餘，對中國各方面進行調查研究，撰述豐富的書籍和信札，其中亦記錄了中國的毒蛇和毒發情況。一七一四年，義大利籍傳教士利國安（Jean Laureati, 1660-1727）在寫給德澤亞男爵信札中談到中國毒蛇：

這裡還有水蛇和毒液極易滲透的蝰蛇。只要一被這種蛇咬，身上便會離奇地腫脹，各個器官、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鼻孔甚至指甲都會出血。但由於毒液隨流出的血一起散發，所以

會被麝香味熏得不能動彈。這種情況是萬無一失的，因此進山砍柴或燒炭的農民預防蛇咬（被蛇咬傷是很危險的）的最佳辦法是隨身帶幾粒麝香，這樣，晚飯後他們便可高枕無憂了。如有蛇遊近他們，就會被麝香味熏昏而再也不能近前。

（一封北京來信的摘要，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》第二卷，頁一〇七）

麝音同「袍」，是一種中小型鹿，並不生產麝香，傳教士誤將麝認成麝。麝的外形似鹿，但體形較小，俗稱獐子、香獐子、山驢子、獐鹿。麝香是成熟雄麝肚臍和生殖器官間腺囊的乾燥分泌物，具有特殊的香氣，可以製成香料，亦可入藥。麝多以植物的葉、莖、花、果實、種子、菌類、蘚苔類等為食，但在夏季亦會吃蛇。東晉葛洪在《抱朴子·內篇》卷十七〈登涉〉中說：「麝及野豬皆啖蛇，故以厭之。」而《本草綱目》載：「虎、猴、鹿、麝、牛，皆獸之食蛇者也。」麝能喫蛇，麝香能治療蛇毒，明人朱橚等撰《普濟方》，在〈蛇傷附論〉中收錄多種治療毒蛇咬





圖五 清 高其倬像  
引自清葉蘭臺編《清代學者象傳》

**世宗密令 尋訪藥解**

中國幅員遼闊，民族眾多，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、廣西居住許多少數民族，自元、明以降實行世襲制的土司制度，管轄各該民族，與中央政府關係各有疏密，由於自成體制，地方官府難以治理，甚至影響司法納稅，土、漢民族衝突經常發生，長期積累，形成嚴重積弊。雍正帝深知土司之弊，於雍正二年（一七二四）五月，特諭四川、陝西、湖廣、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等省督撫提鎮：

朕聞各處土司，鮮知法紀，所屬土民，每年科派，較之有司徵收正供，不啻倍蓰，甚至取其牛馬，奪

其子女，生殺任情，土民受其魚肉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莫非朕之赤子，天下共享樂利，而土民獨使向隅，朕心深為不忍。（雍正帝上諭，《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》，第一冊，頁七九）

雍正帝要求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土司，愛恤土民，土司犯罪，必從重究擬典刑，以正法紀。雖然上諭言之諄諄，指示嚴加管理，但卻無具體辦法，難以革除積習。苗疆難以治理不僅是長年的制度和文化衝突問題，苗人熟悉山林地形，擅長利用蛇毒製做毒箭，對抗官府拘捕。諸苗之中，仲苗之弩最毒，於箐內施放，中者必死，從無方藥解治，造成官兵極大的威脅和傷亡，生苗恃此頑抗，令官員相當棘手。（圖四）歷任督撫雖然曾經設法收繳各苗箭弩，然而甚難查剿禁絕。雍正二年十二月，雲貴總督高其倬（圖五）繕摺具奏，指出：

苗弩藥有二種：一種係草藥；一種係蛇藥。草藥雖毒，熬成兩、三月之後即出氣不靈；蛇藥熬成數年可用，然單用蛇汁，其毒止能潰爛，仍有治蛇之藥可醫。更有一



圖四 清 謝遂職貢圖 狛家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傷藥方，其中多以麝香為配方藥材之一。傳教士記述村民表示隨身攜帶麝香，可避免被蛇侵擾，見之古籍，係先民們多年經驗和觀察積累所得。今日科學進步，醫治蛇咬的方法種類繁多，常用方法是運用蛇毒煉製抗毒血清治療，麝香防蛇和治蛇毒之說，有待實驗驗證。

傳教士調查中國動植物的同時，

亦研究考察中國植物志，以補充歐洲植物研究的不足。法國籍傳教士殷弘緒（Francois-Xavier d'Entrecolles, 1662-1741）注意到歐洲不甚重視的掃帚草，中國人將它作為退燒藥、利尿劑、安眠藥與治療腸積氣，甚至可以用來治療蛇毒。殷弘緒在寫給法國漢學家杜赫德（Jean-Baptiste DuHalde, 1674-1743）神父的信中指出：

此種植物那被研成粉末的根系，可以溶於少許油中，然後再敷於被毒蛇或其他毒蟲咬傷的傷口處，便可以減弱毒性、吸出毒液和治癒傷口。（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同一耶穌會的杜赫德神父的信），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》第四卷，頁一六八）

殷弘緒書札係節譯《本草綱目》內容，介紹給杜赫德。《本草綱目》〈草之五·地膚〉指出，地膚的莖苗可為掃帚，故又稱為掃帚草，其苗葉和果實氣味苦、寒、無毒，具有清熱解毒的藥效，但未談到地膚根可以用來治療毒蛇或毒蟲咬傷。關於治療蛇毒之法，《本草綱目》在卷四十三，〈鱗部·諸蛇〉中記載內外用以治療蛇毒之藥：「內解蛇毒之藥，則雄黃、貝母、大蒜、薤白、蒼耳；外治蛇之藥，則大青、鶴虱射罔、薑黃、乾薑、白礬、黑豆葉、黃荊葉、蛇含草、犬糞、鵝糞、蔡苴機糞。」從《普濟方》和《本草綱目》等中國醫藥典籍刊載的藥方療法，說明中國古人早已發展出一套治療蛇毒的方法。

種蠻藥，其名曰撒，以此配入蛇汁數箭，其毒遍處週流，始不可治。聞此撒藥係毒樹之汁滴在石上凝結而成，其色微紅，產於廣西泗城土府，其樹頗少，得之亦難。（圖六）

漢醫雖然有治療蛇毒的方法，但苗人係以蛇毒混和毒樹汁液配製毒藥，配方獨特，毒性強烈，尋常方法難以治癒。高其倬奏稱苗弩撒藥係以罕見的撒樹汁液混入蛇汁，其樹產於廣西，為徹底根絕，呈請雍正帝諭命廣西官員查訪毒樹，同時尋求解毒之方，避免官兵受到毒箭威脅，進而有效壓制各省苗蠻。

雍正帝接獲高其倬奏摺，正視此事，降諭廣西提督韓良輔、巡撫李紱查訪毒樹與解藥。廣西督撫派員明查暗訪，查知「凡樹之汁土人皆名撒，撒為汁之土音，故有汁之樹名撒；在仲家名製弩之藥曰礦，漢人名之為藥母。」而「仲苗弩箭用藥各別，苗用百草尖所熬，仲用藥母配入蛇汁」，仲苗藥母蛇汁是以金角帶（金環蛇）、銀角帶（銀環蛇）、吹風龜三種毒蛇浸汁，加入撒藥內，毒性猛烈，中者

於用藥之人，解送西路軍營，並請敕令製造弩箭藥方。雍正帝批准，密諭元展成、哈元生辦理，總計購備仲家苗蛇藥六瓶、熊家苗草藥（又名野鹿藥）八瓶、弩箭一萬五千枝、樣弓三十張，連同善製藥用弩兵丁一名、仲家苗人二名、熊家苗人一名，送往西路軍營效力。查郎阿等收到貴州解來箭藥，隨即以羊隻試驗，結果草藥毒性發作迅速，羊隻立即暴斃；而蛇藥毒性稍緩，受試羊隻拖至隔日傍晚才死。另外，西路軍勇健營總兵官周一德善製見血封喉毒藥和毒水，查郎阿亦令其購辦藥材大量製造，準備應用。

雍正帝接到元展成等辦理結果，交付廷議，內大臣豐勝額等認為，元展成等製辦的箭藥僅夠上箭二萬五千枝，大敵當前，恐怕不敷使用，而且大軍征戰在外，藥材蒐集不易，議覆諭令元展成等再購備蛇藥、草藥，差員解送至京，再轉送西路軍營應用。雍正十二年（一七三四）五月，元展成委派要員，將新製成的草藥八瓶、蛇藥六瓶，以及撒藥六兩，馳送進京，並說明調用方法：「於臨用蛇藥之時，

將撒藥研為細末，每蛇藥一瓶加入撒藥細末一兩，調勻敷箭。」同年六月，內務府接到貴州解送藥物，內大臣海望驗看後，發現部份藥瓶破損，指示造辦處換瓶盛裝，嚴實包裹，以便送往西北前線。造辦處將藥物換裝成黑磁瓶二十一箇，外裹牛皮，內以黃布面白布裡錦套黑毡套包裹，轉交工部解炮員外郎五布里解送西路軍營。

西路軍營雖然希冀利用箭藥逆轉戰事，然而不僅未能發揮效果，甚至臨戰不及施用。雍正十二年九月，雍正帝獲知卡倫奏捷，但未施用藥箭，深感好奇，遂降旨詢問西路副將軍張廣泗原因。張廣泗奏覆，陳述不用藥箭的兩個理由：其一，藥性畏寒，野鹿藥和蛇藥一經寒凍，藥性即解，效果不佳；其二，使用時效，野鹿藥必須在兩日以內敷於箭頭，方能奏效，一旦藥物乾燥便失去效應。當時駐守卡倫清軍發現敵兵襲擊，情況緊急，未能即時敷藥分發官兵使用，此役獲勝，全靠將領指揮調度得宜，官兵奮勇殺敵，箭藥未有機會派上用場。

雍正帝曾經躊躇滿志征勦準噶

已，必須攜帶者，得向官府申請，發給號票，每過塘汛，均要盤驗才能放行，藉以遏止苗人土官武裝對抗，將兇惡土官盡歸法度，以絕此患。

### 依方製藥 裝備軍隊

鑑於蛇毒、撒藥能迅速瓦解敵人戰鬥力，雍正朝征勦準噶爾戰役中，清軍還將它運用於戰場。自康熙朝以來，準噶爾部一直與清廷處於敵對狀態。雍正七年（一七二九），準噶爾首領策妄阿拉布坦身故，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立，雍正帝認為時機成熟，授命川陝總督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（圖八），分為西、北兩路進兵準噶爾。豈料，戰事不如預期順利，清軍先是被敵人的緩兵之計，而後在戰場上節節敗退。雍正十年（一七三二）七月，雍正帝改授查郎阿署理寧遠大將軍印務，不久以岳鍾琪「誤國負恩」為由，將他削爵免官，交兵部拘禁。

雍正十一年（一七三三）五月，查郎阿等奏請雍正帝，密諭貴州巡撫臣元展成、提督臣哈元生，選派能製仲家苗蛇藥和熊家苗草藥者，遴選善



圖七 清 鄂爾泰像 引自朱誠如主編，《清史圖典·雍正朝》



圖八 清 岳鍾琪像 引自《清史圖典·雍正朝》

毒發迅速，週流全身無法治療。廣西督撫掌握撒藥由來後，繼續派員查找毒藥配方和解藥，深入黔、粵交界各土司地方遍為訪覓，採集樣本。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）五月，廣西督撫將解毒藥方與三十八味藥材樣本，逐種

爾，前後長達六年，僅取得局部勝利，最後以議和收場。雍正十三年（一七三五）閏四月，雙方形勢和緩，雍正帝同意西北兩路的撤軍計畫，挑選軍隊駐防。撤軍同時，雍正帝猶記得這批毒藥，諭令查郎阿等檢測，「如藥性未退，仍屬有用，即令送劉子義等陸續轉解來京收貯，若日久無用，可掩埋棄置，不必送京。」查郎阿等查驗各項藥物，藥性減退，逐加試驗後，確認已失去效用，因而棄置枯井，用土掩埋。

苗族撒藥蛇毒在雲貴地區令官兵傷亡慘重，待清廷掌握配方，依樣配製，用於西北戰場卻無法發揮效用，原因係地理形勢和氣候條件不同，而且戰爭規模與戰鬥模式亦不同，進而影響撒藥蛇毒在戰場上使用成效。透過檔案記錄，讓今人認識雍正帝君臣合作，尋求毒藥配方和解毒藥方，並剷除毒物藥源的撒藥，以保護官兵性命，以及在西北戰場計畫施用毒藥未果的情況。<sup>①</sup>

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助理教授